



□ 13
3000
1



門 13
3000
1-2
3000
1

新金圖書
故菊地三
九郎氏
大平
一月



大疑錄卷之上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仙臺 大野通明 校

聖人之道。上古雖有繼天立極之人。如其教法。未有
之間。至唐虞而有精一執中之傳。敬敷五教之命。是
可為立教之權輿。而後歷夏商周三代。而其法漸而
備。然未得其詳明。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孟子得
其正宗。發揮之而為詳。蓋天地之氣運。自萬古以降。
逐時漸變。故人文之開。亦隨焉而不息。雖唐虞三代

大疑錄上

收勝多
藏城米
圖鈴關
書入東
印氏北

之聖世。然人文未能一時開盡。必有待後世。是自然之理。然則自今而後至百世。亦當逐時漸開而不息。孟子之後。歷漢唐。斯道之傳。將絕如綫。至宋諸君子輩出。繼之而復。有可觀者焉。如二程朱子。傳註解說之功。可謂大矣。蓋孟子之後。雖豪傑之士多矣。然知道立教之人。但當以二程為最。其次則無如朱子。雖然其德未及聖人。其學亦恐未至聖處。然則後學之人。於二程及朱子。固可貴也。可信也。然如其言論。恐不與孔孟合者亦多矣。不可比並也。學者於其同異。

得失。虛其心。平其氣。而精慮之。詳擇之。而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則可也。古人曰。學者覺也。覺悟所不知也。故為學之道。在解疑開迷。是以學以能疑為明。以不能疑為不明。故朱子曰。大疑則可大進。小疑則可小進。不疑則不進。然疑有邪正。精思不得已而疑者。正也。妄疑者。鑿也。不可為正。

○宋儒之說。以無極為大極之本。以無為有之本。以理氣分之。而為二物。以陰陽為非道。且以陰陽為形而下之器。分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為二。以性。

方集錄上
與理為無死生。是皆佛老之遺意。與吾儒先聖之說異矣。學者不可不精詳明辨也。且論守心法。曰主靜。曰靜坐。曰默坐。澄心。體貼天理。以靜坐為平生守心之工夫。是皆偏于靜而不能時動靜。即是禪寂習靜之術。非儒者之所宜言也。且論心體為虛靈不昧。論天理為冲漠無朕。此佛老之遺意。與孔孟之所教異矣。凡宋儒之說。固是祖述於孔孟。又有不本乎孔孟。而出於佛老者。學者不可不揀擇去取。夫宋儒之排斥於佛老。極謹嚴。而何以外道為祖述如此邪。是皆

愚之所以疑惑而不能解也。

○秦漢以來之載籍。我不知若干部。其中好書固多。不可枚舉。然而義理純正而不雜。論說廣博而明備。學者之得益無窮者。無如朱子之書。故天下之理。於其中求之。而不得者鮮矣。譬如入廣肆之中。而探求有用之物。無所求而不在其中。吾曹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可謂有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亦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蒼龜。

○孔子之後。傳聖人之教。而學到至處者。特孟子一

人而已矣。蓋由有三幸也。一曰以其命世之才也。二曰其生也近聖人之世也。三曰其所處近聖人之居也。孟子之後，周程張及司馬，並是賢哲，有功乎斯道之人，而程朱之所傳，最得其正。其學術亦比之諸儒，特廣大精詳，可為後學之模範。故孟子以後，程朱之功甚高矣。而朱子之功最大矣。然則孔孟之後，唯此二子，誠可以為知道之人，學者之所當為宗師也。

○陸放翁跋朱子易註云：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固守一家之說，未為得也。放翁此言，可謂得古人為

學之意也。

○為學者，惟宜不敢自信，而篤信其師，是為善也。然而人非聖人，雖賢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偏僻之誤，譬諸日月之明，不能無浮雲之蔽，明月之珠，不能無瑕類。是以雖賢者，其論說廣博之中，必有駁不能盡粹美者。然則不可無取捨乎其間，而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乃可以為擇善也。擇善而後固執之，而可也。苟不擇善而欲固執，恐不免蔽塞偏僻而已。且天地之間，只理最廣大無窮，雖大賢非一人所可能知。

能言故古人雖街談巷議亦取焉。狂夫之言復擇焉。葛藟亦詢焉者。欲廣聞多觀而止。至善之地也。是以雖舜之大知。好問察邇言。舍己從人。且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聖人至公無我之心。亦恐有所壅塞於自己之聰明也。淮南子曰。同不可以相成。必待異而後成。後漢劉梁曰。夫事有違而得道者。有順而失義者。是君子之所以好讜言也。然此與道不同。不相為謀。其旨大異。吾所謂異者。謂殊塗而同歸也。非如異學不同歸也。

○予自幼年誦朱子之書。尊其道。師其法。服其教。然於其所不解。則致疑思而審擇。未嘗阿所好。是欲俟他日之開明耳。

○聖人作六經。夫聖人之言。為萬世之模範。可信而不可疑。就中易書是精微之極。六經之蘊奧。萬世之龜鑑。是不信也。孰可信也。

○一陰一陽謂之道。兩一字是一氣之動靜。一為陰。一為陽。循環無窮之謂。陰陽之流行。往來迭運。而不息之妙也。竊謂聖人以一字加于陰陽之上。是必有

九疑錄 五
深意不加所以二字而意自足矣。夫聖人之言萬世之信也。不可疑。况易中此一句。天下義理之大本。不可有一字欠闕。而加之以所以二字乎。恐是僭率之事。所謂畫蛇添足。

○道是陰陽之流行。純正而有條理之謂。是陰陽之本然。不紛亂者。理是氣之理。理氣不可分而為二物。且無先后。無離合。故愚以謂理氣決是一物。朱子以理氣為二物。是所以吾昏愚迷而未能信服也。
○聖人於易再言以陰陽為道。嗚呼。聖人之一言可

為萬世之信。不可疑也。况丁寧告教乎。

○朱子曰。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李退溪自省錄亦曰。氣有生。死。理無生。死。夫朱子之賢。李氏之學。其所說不容有差。然而予之昏愚。於此等說。未能通曉。故於此姑述臆說。記所疑如左。以後識者之開示。是亦欲就有道而正之意耳。竊謂人身氣聚則生焉。氣散則死焉。性者。人所受天之生理也。理者。氣之理也。非有二也。苟身死。則生之理亦何處在耶。蓋人身以氣為本。理即氣之理。故生則此理在矣。死則此理亦亡。

矣。故無身死而性存之理。有此身則有此性。無此身則此性亦隨而亡。無所寄寓。譬如水火有寒熱潤燥之性。而水火既竭熄。則其寒熱潤燥之性亦隨而亡。尚何可存耶。

○性即理者。非性字之正解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命。便是人之所受之謂性。是為正解。性字不用他解而足矣。孟子曰。形色者天性也。亦是以容貌所稟受言性也。孔子子思孟子之說性也。其意相通而一也。俱以所稟受而言。稟受之外更無性。孟子說

性善者。指稟受之本然而言之。理一之謂也。或曰。如桀紂為至惡。復有弑父與君者。如子越椒。生則有豺狼之聲。苟以其氣質之性言之。則不可繫乎為善。何可為相近乎。予曰。如桀紂子越椒。陪煬帝之輩。固是性之惡者。然天下之理有常有變。善者是性之常也。惡者是性之變也。其變者極少。不可為常。是何有害于以性為善乎。蓋如桀紂之性惡者。億兆之中一人而已。不可為常也。今夫人之於飲食也。好甘惡苦者。人之常性也。然千萬人之中。有惡甘而好苦者。是不

可為人之常。人生之有惡者亦如此。然則天下古今之人雖有賢愚不同。然為性相近者。同是為善也。
○羅整庵立理一分殊說。是簡要之言。不要分折而發明性字。愚謂性者一而已矣。不可分天地氣質之性為二。其理一者。言性之本然。其理一也。同是一也。性之雜糅。其分殊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分殊者。稟二氣之生質各殊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以上智與下愚不移。氣質者。性之本義。以所受天而言之。天地之性亦是所稟受之本然。非有二性。然立二名者。

恐嫌有二性。不如以理一分殊說之。易簡而無疑惑也。蓋本然者。則是氣質之本然也。氣質亦是天之所命。非有二性。譬諸水。其流動盈溢且滋潤者。水之質也。其清者。水之本然也。其質與其清者。非有二也。
○古今天下唯有一夫子。若伯夷柳下惠。雖有高世之節行。清和之聖德。不能無隘與不恭之病。所以不及夫子也。况不及夷惠者乎。如宋儒之於孔子亦然。雖稱有繼往開來之功。而不能無偏僻蔽固之病。同異得失之差。故其說間有與聖言睽違者。亦當然之

理也。故程朱雖賢哲，豈可得與孔子同班乎？然則於其說也，學者亦當知所取捨也。

○人非聖人，雖賢者多有偏曲，故其學識性行亦必有通有塞，有所長有所短，其所通必闕明，其所塞必固滯，故讀書之法，雖賢者之言，復當要有揀擇去取，苟偏信而不疑，恐不免有蔽固昏迷之失。然則學者之於先儒也，當信而信，當疑而疑，則可也。苟於其取舍也，平正而無偏僻，則可謂善學也。後世之學者，往往阿所好，偏陋主張之病多矣。

○竊謂太極陰陽道器理氣心性之說，萬古一源，千聖一道，五經四書無不同條共貫。蓋古今互相相述而言者，所以無異同也。孟子沒後，歷漢唐至于近世，舍古學而偏言新學者，往往不能無與先王乖戾，雖豪傑之士，其立說不免有偏異，學者之所宜精擇而取舍也。蓋有言聖人之所未言，而當道者，是聖人所說之餘意，而上下同流者也。其有與聖人所言條貫不同者，是可為異說。然則雖先賢之言，苟有與聖人之說不同者，不可不擇而審之。

○明季之儒士。誹議宋儒之說者。往往夸己自高。賤程朱如奴隸。或以為異學。為非聖人之正派。自以為高出乎其上。可謂方不知其量也。譬諸諫人者。亦須含蓄有餘意。苟罵詈誹謗。訐以為直。以小過為大過。失禮甚矣。雖言粗有理。然聞諫者忿怒而不納。却為拂戾而不悛。此不知諫人之道也。後儒之議宋儒。亦猶是。不知所以言也。况其言不當理者多乎。此言之不艱。而所以言之者艱也。

○與人議論學術之是非。大率與諫人一般。卒爾誹

議者。欲信己而屈人。是小人逞勝心。而自是夸人。輕薄之事。非君子忠厚之道。假令其所說粗有理。然有諍氣。則聞者不從矣。善導者。以誠意為主。辭氣從容。不迫。和平婉曲。而語明意暢。故聞者信從。是忠告善道也。凡與人議異同者。不要勵氣抗論。須氣象從容。言語婉曲。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能動人。蓋人不直。則道不見。雖然。不欲強誹謗其過失。只須要含蓄而有餘味。只欲理之直而已。不可欲我說之勝人。而爭以口舌也。苟吾所言輕卒。而好勝欲上人。則不能使

人信服。却為人所忿戾。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國語曰：惟善人能為盡言。然則只善人而可與言。苟非善人而言。是失言也。

○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有功乎聖學者。繇循夫子之道而不違也。宋儒之說。苟本乎孔孟之說。而源流相同。統紀不異。同條共貫者。是誠發明其道也。所當依據也。苟不本孔孟。而無統紀。其源流不同。而別立異論者。亦往往有之。雖賢者之言。不可曲從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苟欲知學術之異同得失者。亦當如此。蓋聖人與賢者。自有輕重。有長短。雖先儒之言。苟有不同條共貫。則不可槩乎枉從矣。須要胸中有權度。而後知其輕重長短也。然則宋儒雖賢哲。不可與聖人同班。恐不免有出入。若夫自宋季以降。至元明曲學之士。往往有阿諛于朱子。而與聖人乖戾者。可謂無權度也。凡後儒之阿諛于朱子。而為雷同者。習而為風。何耶。此豈可為善學朱子者乎。

如宋季以後學者尊信程朱者固好然蔽固者不知有聖賢之別故同異得失不能取捨乎其間以宋儒之說與聖人之言為一樣看雖背戾于義理不為患只恐不合于朱子是以委曲遷就而雷同從諛者未免阿所好耳是後世之學者習而為俗也

○宋季學者往往拘其所聞私其所好不本乎孔孟之正宗別立門戶不免於一副當習熟纏繞可謂所蔽固之深也是以其說與孔孟所立之教往往齟齬者多矣學者無主張於彼說而虛心思之則知鄙言

之不僭妄然而如曲士束教之輩其蔽塞深矣苟不能洗去其舊見而來新意則此弊不能改而終身必昏迷於此

○君子之道本自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由不艱深也易從則宜行而有功是以從者多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蓋孔孟之教下學之工夫本自易簡而易知易行如此如其上達則下學之功至而後所自到之效而

己此與佛氏之學務好高遠而欲一超直入者異矣。後儒之為說亦往往艱深高遠故為難知難行之言與孔孟之本教異矣。

○孔門設教也以孝弟忠信為本以學文力行為學。平易如大路然雖愚者易知易行漸而真積力久而極其趣則致高大而極精微是下學而上達也。宋儒之學以大極無極為致知之先務以靜坐澄心為力行之先務以支離破碎為文學之先務是乃高遠艱深細末無用之事以難知難行無用不急者為先與

聖門之所立教以孝弟愛敬文行忠信為先務者異矣。故其所為教高深艱險所以為難學難行而不易入也。後世學焉者厭苦之而難進者由此也。

○凡此等之疑議可與聰敏通明博達平正之人語不可與蔽固昏塞曲學偏僻之士論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失言也。

○凡博覽古人之書其妄信者為蔽也。因不明妄疑者為僭率狂妄。只信可信疑可疑是通明之士之所為乃為學良法有識見者如此。曲學蔽昧者之所不

能也。蓋人非聖人，誰無過。故雖先賢，其學術有與孔孟不同條共貫者，而其言往往有與聖言相戾者，不可不審擇也。

○論語：孔門之所立教，萬世之標準，古今之法則也。不可加損。如宋李世諸儒之說，其分析過于詳審，其議論過于高遠，蓋其所分析甚詳細，然愈詳細則愈支離，不能渾融而會通，是以為紛擾而却蔽昧，與孔門所教異矣。蓋聖人之教，自有大道而平易，非崎嶇小嶮也。苟分析大過，則迷曲嶮邪途，而不能造大道。

此由與孔門所教不同也。

○宋儒之說，往往與聖人不同。易以一陰一陽為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可見陰陽之流行，正而不變者，即是道也。非以變亂者為道也。故聖人未嘗以理氣為二物。然朱子以為理氣決是二物。孔子說性相近，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又曰：性善。此言稟受之本然，同受天者，本無有二性。孔子子思、孟子，其立言無不同。蓋性相近者，言性善之中，其稟受雖有高下厚薄賢愚不同，其所稟皆有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以人之生也秉彝之性皆有之
故曰性善是以天下古今之性不相遠故曰性相近
蓋天下古今之人只有一性不要分拆於天地之性
與氣質之性其天地之性亦豈非氣質之稟乎苟非
氣質則何處稟受天性乎氣質之性亦豈非所受天
地者耶然則氣質之性亦是天地之性耳不可分而
為二故孔孟未嘗說二性不分拆天地與氣質而自
分明蓋性者便人之所受天之名董子所謂性者生
之質者為庶幾矣蓋論性之本源則同善也是為一

本論其末流則為萬殊然堯舜之性與衆人之性為
不異者恐非是何則堯舜自有堯舜之性衆人自有
衆人之性其所受不同不可混為一性蓋物之不齊
者物之情也所以有萬殊也夫性者受於有生之初
者也天之降命也固是善其初無有不善是一本也
然既成之而有性則其初受氣時自有清濁厚薄之
不齊一既稟受而在人身則各一定而成性故聖愚
之初自不同宋儒示人欲其詳審故以理氣為二物
且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為說所以分拆大過也

只孔孟之言性不分拆而其理自明。孔子謂相近者性善者之相近也。故孔孟之說性不可為有異。蓋不分拆而其理明也。是便所以渾融之勝于分拆也。凡後世為說辭者。與孔孟之源流相同則可也。苟與孔孟之所說源流不同而別為異則不可也。夫天地之開物發微以漸。是氣運之勢自然之理也。故事固有古人所未言而後後世者。堯舜之所未言而孔子言之。孔子之所未言而孟子言之。孔孟之所未言而宋儒言之者多矣。宋儒之論說與孔孟源流相同而發

明孔孟之說者。是宋儒之所以有功于聖門也。而其中亦有與孔孟所言源流不同者。以無極說太極。以理氣為二物。以陰陽為非道。且以陰陽為器。為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性善之言曰。性即理也。之類。此皆與孔孟之本旨不同。其源流不相貫通者也。學者於宋諸先生。無阿諛偏主之私意。而公平其心。而觀之。則庶乎看其有異同矣。

○說經如訓義之有小異者。無害于道。此猶可也。如宋儒說理氣。說無極。說道器。說性道類。皆是義理之

六經錄上
根源須要與聖言無小異。苟於此處有所齟齬。則雖先正之成說。不可阿諛曲從。須以聖言比較之。而知其異同也。蓋不正則道不著也。

○朱子曰。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篤信竊謂朱子斯言。以吾愚觀之。則不能無疑。何則。苟以聖人為依據。如七十子之輩。則固當如此而可也。程朱雖賢哲。其純粹至善。無偏無黨。恐與聖人不同。若衆人主其一門。私其一說。則恐不能廣覽公聽。而或有固陋寡聞。蔽塞於聰明之患。又恐偏僻之士。不

免有阿諛曲從為黨。以同伐異之私。是區區之疑惑。所以不可解也。

○後學固不蔑視於昔賢。輕議於先輩。是後學之所當戒也。但雖古人。未嘗無少過失。然則是是非非之際。不可有毫髮假借阿諛之私也。

○夫初立言者。雖賢哲。或有未詳盡。如程朱之言。間有與聖人異條貫者。是也。苟自後世而論前人。則雖中材亦可能焉。是所以後出者巧也。然則雖後人所議。又有不可盡廢者。

九疑錄上
十七
○後輩之於先賢其高下淺深大小廣狹誠不可同日而語也。故吾輩之尊信先儒也固當厚重然先賢之於前聖亦豈可無高下偏正之同異邪。然則雖先儒之成說又須取與聖人之言不相乖戾者而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要在審擇之而已矣。

○古來時運之變替日漸赴繁華而未已此澆漓之世所以斷喪其本實也。古今天下之時勢世態自不能不如此是以經世之道為學之術須媿媿以去其繁衍反其本實為要務不要因循于其世運變遷之

時俗為可也。孔子生衰周時論以繁文為君子以質實為野人。孔子欲從其先進者蓋厭其繁文而欲反其質實也。孔子時尚為近淳古然其世運之變替既如此况後世澆漓之時益失質實而日趣繁華乎。秦漢以來時運漸變遷世道益煩擾方今世學者之居世當以質實為本亦且稍稍順時宜苟背戾于時宜者非居世之道也。

○宋儒學術其所發明逾于漢唐也遠矣然其議論漸傷紛擾其訓詁益煩其註解講說極廣博逐時枝

葉彌繁衍支派益分拆。至後世則汎濫流蕩而忘反。是以本實日斲喪。後儒之於此學也。不能奮發興起而改舊習者。滔滔皆然焉。故不能融會貫通而自得之。雖有名士。只隨時俗而不能改舊習而就本實。然則後世為學之道。須要奮起而改舊習。省繁細而反本實。遏鑿碎而就渾融。益不可無隨時制宜之道也。是即聖人從先進之意。後學之所當仰嚮也。鄙意如此。君子以為奈何耶。

○程朱之為賢哲也。豈止為其學問見識之高明而

已哉。抑其道德制行之正大。亦並可為宗。如明季異學之輩。輕侮於程朱而誹議者。亦併其德行而蔑視之也。夫為學而不知先儒之造詣。不尊有德而妄貶議。自為夸高。此不能為君子儒。而甘為小人儒也。可謂不知人。又不知己也。昏愚之至也。

○朱子之豪雉。以繼往聖闢來學為志。故經說議論。條分縷析。極細詳以惠來裔。不借後儒之煩說而足矣。是後世無窮之恩也。故其說既精細繁衍。後儒效其繁衍。而雷同分折。紛紛未休。然其所說繁多者。唯

多言重複而已。不能發起其餘。揮雖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且不能變改其舊習。然則朱子沒後。英俊之士。二三輩所發明之外。諸儒雖隱默而效。啞亦可也。

朱子極排斥佛氏。用其力至矣。盡矣。蓋嘗出入乎佛氏。而深造其道也。宜乎其闢之之盡。其精微無餘憾也。然其平生所論之中。復間有與異學相同者。何也是。恐自大極圖說之中來也。其尊信周子之至厚。恰如尊信聖人然。故併非其所作者而信之。蓋此書

也。雖周子所實作。亦是初年之所見。非終身之所執持也。觀於通書之中。無無極之說。通書之言。與圖說不類。且二程全書廣博之中。亦不說無極。而可知而已矣。

宋儒諸君子。皆是賢哲。其學術性行。超越于人。漢唐諸儒之所以不可及也。然其說與佛老相近。而可疑者亦多矣。大凡人自非聖人。則不能無偏僻。譬之雖日月之明。不能無陰翳。雖明月之珠。不能無瑕類。邵子曰。天能生而不能養。地能養而不能生。火能烹

而不能沃。水能沃而不能烹。天地尚無全功。水火何由有全能。愚謂天地尚無全功。况賢哲。豈可無偏僻乎。然則宋儒之學。雖近純正。然未能造聖人。則其偶有偏僻者。亦其所也。豈可必為無偏僻而盡信之乎。聖人之道。誠大中至正。其執德也為弘。其為行為有全功。其下焉者。雖賢者。恐不能全備。宋儒之學。雖純正。亦未到聖處。宜乎不免有偏僻也。故其說往往有與孔孟之教不同者。以無極為大極之本。以理氣決為二物。判斷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之為二。以一陰

一陽為非道。以陰陽為形而下之器。以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以氣與體為有死生。以理與性為無死生。以靜坐為常時工夫。以主靜為立人極之工夫。且以孔子之說性。與孟子之說性。為氣質天地之異。此皆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東坡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蓋東坡之學。固非正。不自知為邪說所移。然其所言如是。便却是也。然則豪傑之士。偶有所聞于方外之徒。而間有偏僻蔽固之說者。亦所不免也。近世偏陋之士。

以為宋諸君子之學與孔孟相埒而一疵不存萬善盡備焉者吾未知其可也然明季清初之書生妄誹議宋諸先生之學以為非孔孟之正傳者亦是異學之徒徧蔽昏塞之甚者非確論也

○明王陽明是天下之英才一時之人迷溺于彼學者滔滔皆是比之晉人之清談其害太過羅整菴與王陽明同時之人以陽明為非而與彼論辨可謂聰明英俊之人也羅欽順之學其說不阿于宋儒其言曰理只是氣之理又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竊謂宋儒

分開理氣為二物其後諸儒阿諛于宋儒而不能論辨只羅氏師尊程朱而不阿所好其所論最為正當宋季以下元明之諸儒所不言及也可為豪杰之士也如薛瑄胡居仁二子雖為明儒之首稱然其所見不及欽順遠矣

